

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困境

李壬癸*

本文從國際化、外語能力、跨領域研究、經費、研究論文、人才斷層等幾個面向，來討論國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面臨的困境。要如何正面迎接這些挑戰，才能走出康莊大道，這是國內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值得認真思考的議題。

國內從事人文或社會科學研究，國際性不足是一個很常見的通病。論文若只以中文發表，讀者就只限於會看中文的人，對於學術界的影響力當然也就受限了。若說中國人口有十幾億，懂中文就算是國際，那麼印度也有十幾億人，懂一種印度語，也就是國際化了嗎？若不能在國際學術界跟別人評比，就還沒有國際化。

至少要通曉一種國際通行的語文，從事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才不會受限制。或許有人會說：我研究的是中國歷史、經學、文學，何需外文？乍聽似乎有理。不過請想想：瑞典漢學家高本漢他也研究中國經學，國人研究經學的又有幾個人能夠超越他的研究成績？只要你年紀還不太大，要弄通一種國際語文絕非難事。試想已故的曹永和院士，他並沒有念過大學，但他靠自學就能通曉幾種外國語文，他研究臺灣早期的歷史，才大放異彩。

眼界不夠寬廣也是一個問題。若只看中文的研究資料，無從得知該領域國際學術界的研究進展，就難以達到最前沿的研究境界了。能夠看懂多種語文的人，如英、日、德、法、俄，幾乎隨手拈來都是相關的研究資料。這種能夠通曉多種語文的研究人才，實在並不多見，就我所知，國內就只有已故的龔煌城院士一人。多數人大概只能通曉一、二種外國語文，至少比只懂中文的人，從事學術研究就要方便得多、有利得多。

另一常見的現象就是只關心自己研究的領域，而對別的學科都沒有興趣，也不想去了解，這是很可惜的。殊不知學術是相通的，每一個學門都常跟別的學門有關聯。就以語言學這個學門而言，跟它有關聯的包括人類學、考古學、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

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腦神經學等等，視其研究專業而定。對自己的專業領域固然要深入去探討，若能對相關聯的學科也有一些了解和掌握，常對自己專業的研究工作會有助益。

跨領域研究是當代國際學術研究的一個共同趨勢。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的問題，跨學科就常能提供重要線索以至解決問題。目前中央研究院有幾個研究所就是跨學科的研究，包括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生物化學研究所、分子生物研究所、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於 1928 年成立時，最早設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就是跨領域的研究所。後來因為語言學研究越來越專業，跟研究歷史、考古、文字的人也就越難溝通了，才導致後來分道揚鑣。究其原因，就是同所的人沒能認真去了解跟他相關的研究領域。不過這也難怪他們，語言學要有它很專業的訓練，學歷史、考古、文字的人並沒有這種專業訓練的背景，確是難以理解的。

偏重理工與生命科學，而忽視人文與社會科學，這是一般人所得的印象。就以經費的分配而言，這種印象似乎並沒有什麼偏差。現在科技部主要分為生科、工程、人文、自然四大領域，外加科學教育及國際合作司，共有五個學術司。以 105 年為例，經費的分配：生科、工程、自然的經費大約都是人文的兩倍。中央研究院含有三大領域：數理、生命、人社，有一年的經費預算大約是：數理是人社的兩倍，生命是人社的三倍。數理有十一個研究所或中心，生命有八個，人社有十二個，這三大領域的研究人員人數大致上也相近。誠然人社研究並不像生命或數理研究那樣需要很先進和昂貴的儀器，只要有足夠的資源（含圖書）就可以展開各種研究工作了。學門的不同，經費的需求會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天文所的研究一定要國際合作，得在國外跟人合作建造極昂貴的天文臺，才能執行必要的研究工作。據了解，理工跟生命科學研究經費的分配遠多於人社，不僅在臺灣如此，歐美各國也是如此。只要有足夠的研究資源，能夠做出國際一流的研究成果來，那才是最重要的。

當代理工與生命科學研究日新月異，可能認為凡超過五年的著作就是已經過時，可能沒有多大學術價值了。人文與社會科學是否也是如此？撰寫一本有份量的專書常須費時三年至五年。真正有學術價值的專書，絕不是短短五年就過時了，可以幾十年甚至百年它還屹立不倒。理工與生命科學界最重視的是一流國際期刊論文，而人文與社會科學則更重視真正有份量、有學術價值的專書論著。

李羅權院士在國科會當主委時，他開始推動學術攻頂研究計畫，以較長的五年甚至十年的期間執行國際級的研究計畫，每件計畫以五年期計者其經費額

度可達一億元。每年能通過審查的研究計畫不超過五件，目前幾乎都是理工與生命科學司所提出的，人文社會領域因各種原因較不易出線。後來人文司也因而增添了一些更合適的人文行遠計畫、旗艦計畫等。那是體認到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跟理工與生命科學研究本質上的基本差異，可以說是很正確的政策調整。

人才的斷層是人文與社會科學所面臨最為嚴重的問題。有不少研究領域好不容易才開展出來，卻常後繼無人，老一輩的一旦退休，他們的研究領域也就束之高閣，再也無人問津。李方桂院士晚年就曾感嘆：他所開創和他一生用功最勤的傣語比較研究工作，在臺灣竟然找不到可以繼續做下去的人。龔煌城院士所開創的漢藏語比較研究工作，在他去世之後也就停擺了。本人跟土田滋所開創的臺灣南島語言全方位調查研究以及比較研究工作，我們都已年過八十，恐怕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尤其近幾年來常苦於找不到好的人才來做。人才斷層遠比經費問題嚴重，亟需及時積極補救。